

3

鲁迅杂文集



3

鲁迅杂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沈阳

《鲁迅杂文集》编委会

主 编：马蹄疾 陈漱渝

副主编：刘烈恆（常务） 李勤学

常务编委：邵 丹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蹄疾 王 强 刘烈恆 李勤学 陈漱渝

邵 丹

参加本书编、校，撰写题解、注文的作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会芹	马寄萍	马蹄疾	王卫国	王景山	尹权宇
方 芳	刘 建	李 青	李兴武	李守勤	李厚梅
杨 顺	杨有业	杨燕丽	陈午甲	陈怀旭	陈漱渝
余蜀人	邵 丹	张 树	金 华	赵淑英	柳 絮
姚锡佩	唐惠凡	顾蒙山	黄乔生	梁 正	曹洪荒
潘晓春	潘照坤	魏丽宏			



“左联”秘密为鲁迅作“五十岁纪念”时所摄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时合影
(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中山故居)

目 录

一九二八年

《某报剪注》按语	3
《“行路难”》按语	7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	11
“醉眼”中的朦胧	13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20
扁	23
路	25
头	27
太平歌诀	29
铲共大观	31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34
革命咖啡店	40
《剪报一斑》拾遗	43

一九二九年

谨启	51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52
哈谟生的几句话	54

关于《关于红笑》 58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

学会讲 64

“皇汉医学” 70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73

关于《子见南子》 76

流氓的变迁 99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02

书籍和财色 104

我和《语丝》的始终 107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18

文艺的大众化 139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141

习惯与改革 143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4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大会讲 150

我们要批评家 157

“好政府主义” 16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63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夜记之五	167
--------------	-----

一九三一年

柔石小传	172
------------	-----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75
-----------------------	-----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178
-------------------	-----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183
---------------------------	-----

答文艺新闻社问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198
--------------------	-----

以脚报国	200
------------	-----

唐朝的钉梢	203
-------------	-----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205
----------------------	-----

鲁迅启事	217
------------	-----

沉滓的泛起	218
-------------	-----

新的“女将”	222
--------------	-----

宣传与做戏	225
-------------	-----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228
----------------	-----

“日本研究”之外	229
----------------	-----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232
-----------------	-----

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	234
---------------------	-----

知难行难	236
------------	-----

几条“顺”的翻译	239
----------------	-----

风马牛	243
“友邦惊诧”论	246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250
“智识劳动者”万岁	252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254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257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260
水灾即“建国”	262
鲁迅译著书目	263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	273
我们不再受骗了	275
论“第三种人”	278
又论“第三种人”	284
“连环图画”辩护	290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	
第二院讲演	296
今春的两感想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	
大学演讲	299
祝中俄文字之交	303

鲁迅杂文集

一九二八年

《某报剪注》按语

鲁迅案：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天南邈叟式的迂腐的“之乎者也”之外，又加了吴趼人李伯元式的冷眼旁观调，而又加了些新添的东西。这一段报章是从重庆寄来的，没有说明什么报，但我真吃惊于中国的精神之相同，虽然地域有吴蜀之别。至多，是一个他所谓“密司”者做了妓女——中国古已有之的妓女罢了；或者他的朋友去嫖了一回，不甚得法罢了，而偏要说到漆某，说到主义，还要连漆某的名字都调侃，还要说什么“羞恶之心”，还要引《诗经》，还要发“感慨”。然而从漆某笑到“男女学生”的投稿负责者却是无可查考的“笑男女士”，而传这消息的倒是“革新通信社”。其实是，这岂但奚落了“则其十之八九，确为共产分子无疑”的漆树芬而已呢，就是中国，也够受奚落了。丁卯季冬X日。

【备 考】

某报剪注

瘦 莲

漆
南
薰
的
女
弟
子

大讲公妻

初在瞰江馆

犹抱琵琶半遮面

现住小较场

则是莺花啼又笑

革新通信社消息：顷有署名笑男女士者投来一稿，标题云，“漆树芬尚有弟子传芬芳”。原文云：前《新蜀报》主笔，向师政治部主任漆树芬者，字南薰，虽死于“三三一”案；但其人究竟是否共产党徒，迄今尚其说不一，不过前次南京政府通缉共产党，曾有漆名，且其前在《新蜀报》立言，亦颇含有“共味”，则其十分之八九，确为共产党分子无疑。漆当今春时，原为某师政治训练处主任，男女学生，均并蓄兼收。有陈某者，亦所谓“密司”也，在该处肄业有日，于某师离渝时，遂请假未去，乃不知以何故，竟尔沦入平康，初尚与魏某旅长，讲所谓恋爱，于瞰江楼上，过其神女生涯。近日则公然在小较场小建香巢，高张艳帜，门前一树马樱花，沉醉着浪蝶狂蜂不少也。据余（该投稿人自称）男友某谈及，彼初在瞰江楼见面时，虽已非书

生面目，但尚觉“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无羞恶之心，近在小较场再会，则莺花啼又笑，旧来面目全非，回顾其所谓“密司”时代，直一落千丈矣。噫，重庆社会之易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或曰：“漆南薰之公妻主义，死有传人。”虽属谑而虐兮，亦令人不能不有此感慨也。

（注）“三三一案”（手民注意：是三三一案，不是三三一惨案，因为在重庆是不准如此称谓的）是大中华十六年三月卅一日，重庆各界在打枪坝开市民大会，反对英兵舰炮击南京，正在开会，有所谓暴徒数百人入场，马刀，铁尺，手枪……一阵乱打，打得落花流水，煞是好看。结果：男女学生，小学生，市民，一共打死二百余人云。

（又注）漆某生前大讲公妻（可惜我从不曾见着听着），死后有弟子（而且是女的）传其道，则其人虽死，其道仍存，真是虽死犹生。然这位高足密司陈，我曾经问过该师的女训育，说并无其人，或者是改了姓。然而这新闻中的记者老爷，又不曾说个清楚，所以我只得又注一章云。

（再注）“共味”者，共产主义的色彩也。因漆某曾做有一篇“学生不宜入党”的文章云。

（不注）这信如能投到，那末，发表与否是你的特权云。

渝州瘦莲谨注。丁卯仲冬戊辰日。

【题解】

约作于1928年1月间（据文末所注“丁卯季冬”推算），最初发表于1928年1月21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六期，首

先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有些“新闻记事”为虎作伥，诬蔑和诋毁受害者。《按语》愤慨地抨击了国民党新闻界：“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而且还“说到主义”，连被害者的名字都“调侃”，以达到诬陷诽谤共产党的目的。指出：“这岂但奚落了‘则其十之八九，确为共产党员无疑’的漆树芬而已呢，就是中国，也够受奚落了。”

《“行路难”》按语

鲁迅案：从去年以来，相类的事情我听得还很多；一位广东朋友还对我说道：“你的《略谈香港》之类真应该发表发表；但这于英国人是丝毫无损的。”我深信他的话的真实。今年到上海，在一所大桥上也被搜过一次了，但不及香港似的严厉。听说内地有几处比租界还要严，在旅馆里，巡警也会半夜进来的，倘若写东西，便都要研究。我的一个同乡在旅馆里写一张节略，想保他在被通缉的哥哥，节略还未写完，自己倒被捉去了。至于报纸，何尝不检查，删去的处所有几处还不准留空白，因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制来。香港还留空白，我不能不说英国人有时还不及同胞的细密。所以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

旧历除夕，于上海远近爆竹声中书。

【备 考】

“行 路 难”

鲁迅先生：

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